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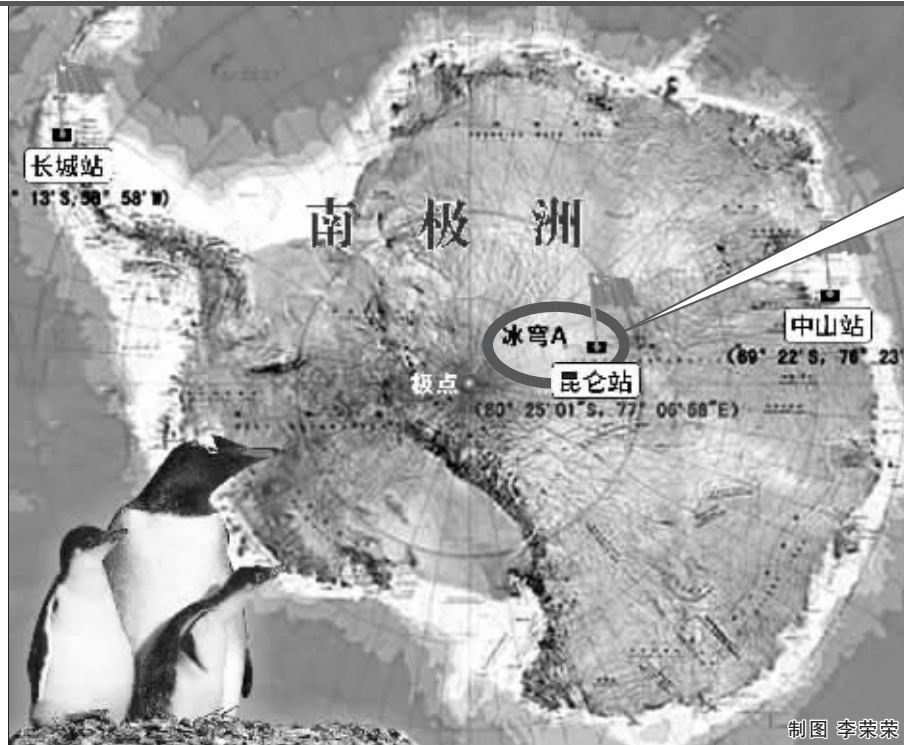


向着冰穹A,前进



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为资料图片



冰穹A

冰穹A是南极内陆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

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冰穹A内陆冰盖考察队确定最高点的位置为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程4100米,实测的年平均温度为-58.4℃,是地球表面温度最低的地区。

制图 李荣荣

镇江闹市 脚手架坍塌 事故造成1死2伤

快报讯(记者 刘劲松) 昨日上午10时55分,镇江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工地在拆除原有建筑墙体时,脚手架发生坍塌,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2人受伤。目前,伤者情况稳定。

昨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赶到事发现场斜桥街时,这条路靠中山东路的一端已经被警方封闭。斜桥街位于中山东路的北侧,是闹市区一条道路较窄的商业街,

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镇江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工地的施工现场,一幢6层的商业楼。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该楼的西侧外墙上,原本沿着墙壁固定的绿色防护网已被掉落的金属钢管“撕”成了一个长宽数十米的大口子,露出了灰白的墙面,不少金属钢管零星地悬挂在防护网上,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在地面上,掉落的金属管、混凝土块等堆积在一起,足有三四米高。现场附近,一辆消防用特殊车辆正启用吊臂清理着外墙的建筑垃圾。

在现场对面经营商铺的徐女士回忆说,事故发生时,她听到有一种特殊的声音,抬头一看,发现竟然是对面6楼的脚手架塌了,当时的情况很惊险,许多根金属管子一起往下落,上面的几个工人也随即掉了下来。“有几个路人听到头顶有巨响,立即跑开了。”据路人介绍说,幸运的是,事故发生时斜桥街与中山东路的路口正好是红灯,斜桥街上也没什么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医疗等紧急救援部门迅速赶到了现场,对交通实施管制,对掉落的工人实施援救,防止造成二次伤害。据目击者说,事故发生后,受伤的工人被施救人员迅速地从现场救了出来,并被送往医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值班护士告诉记者,上午从工地送来的4人中,有一人已经死亡,其他3人还在急诊室检查救治。在13楼病房,医生告诉记者,3名工人中,有2人受伤较重,正在全力抢救。另外一个工人仅擦破了点皮。

经专家初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是施工方违规在脚手架上堆放拆下的建筑垃圾,严重超过了脚手架的设计荷载,施工人员在施工中造成架体晃动而失稳坍塌。

事故发生后,镇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长刘捍东等率有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部署处置,并责成施工单位立即停工整改,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脚手架,排除安全隐患。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对建筑工地展开全面检查,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目前,事故责任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将严肃处理。

他从南京来,他到南极去,他要征服“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冰穹A上,中国星擦亮眼

冰穹A,这是被称作南极内陆的最高点,这里也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2008年,中国在这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好的天文观测站。目前,奔赴冰穹A的中国第25次南极科考队已经乘坐雪龙号回国。3月22日下午,作为此次考察队的唯一一名天文科学家,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仪器研究所的宫雪非副研究员也从澳大利亚飞回南京。而他当时在南极的任务,就是给在冰穹A上的天文望远镜“中国星”进行维修和调试。

宫老师家又热闹起来,满满的一桌饭菜等着男主人宫雪非的归来。他的儿子早就盼着爸爸从南极带回的小石子了,因为他养的小乌龟也要爬座石头山,只是现在缺些南极的小石子……

通讯员 谢立华 快报记者 安莹

冰穹A·路程

“魔鬼路段” 颠得人崩溃

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宫雪非告诉记者,从中山站通往冰穹A的路才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第25次南极科考队中,有28名内陆队员。因为要建昆仑站,这次是南极历史上最大的内陆队伍。需要长途跋涉到1250多公里的冰穹A。宫雪非主要的科学任务,是维修和调试2007年安装在冰穹A上的“中国星”望远镜。

由于建设需要,内陆冰盖队携带了大量的物资,运输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困难。宫雪非说,中山站到冰穹A的1250公里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其中,11辆雪地车走了7公里坏了一辆,250公里处又坏了一辆……

有的时候,一辆雪地车最多牵引了6个装满物资的雪橇,履带常常原地打转并陷入雪中。队员们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低温,一次次下车将雪橇和车分开,再用其他车把陷入雪中的车拖出来。经常一天时间只能前进几十公里。

尤其是920~950公里段,这三十公里是被称为“鬼见愁”的魔鬼路段:面临海拔急速上升、车辆容易陷入软雪带,翻了一辆车、断了一根三角架、高低起伏的路况,坐在车里人被颠得快散架……

路上,天地连成一片,没有任何参照物,只能依靠GPS导航、冰雷达扫描行进。28名队员迎风雪,战严寒,日月兼程,艰难跋涉,硬是用8辆雪地车拉着40个雪橇拖载500吨建站物资,于1月6日到达了目的地——冰穹A地区。

冰穹A·工作

6台望远镜又睁开眼睛

在冰穹A上面一个又一个困难

1月7日南极内陆队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当晚,宫雪非跑去查看他的发电舱。来之前,几乎占据着地球上最好观测位置的那些天文望远镜已经暂停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可能是给天文仪器供电供热的发电舱出了问题。

发电舱的舱门一打开,宫雪非视野里一片乌黑,定睛再看,满舱都是黑灰、黑油,6台发电机一点能发动的迹象也没有,断裂的排气管散落了一地。“之前国内远程监控发现发电舱的温度有三四摄氏度,但根本没想到损毁得这么严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宫雪非和这个发电舱较上了劲,在南极内陆的27天内,有一半时间是在修整发电舱。

重新更换好发电机,发电机又被冻得打不着,就用热油烘烤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拿电吹风过来吹热,可电吹风的电线太脆弱,一拿出来就被冻裂了……好不容易发电机启动了,安装新的排气系统,但机器一开始调试再一次损坏了。“你知道,不能运行,就意味着我这趟跑来无收获。”于是,继续检查,继续和南京的专家和国外设备提供商沟通。

1月20日这天,是宫雪非最难的一天,发动机又出现了新的难解决的问题,他给远在南京天光所的老领导崔向群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很低沉。崔所长听了情况后,果断地给了宫雪非一些建议,让他不要放弃。

说来也奇怪,那个电话之后,工作就变得异常顺利。耐心地解决了每一个难题后,发电舱终于能正常工作了。“在1月22日维修成功之前,我都是非常郁闷的,每天凌晨2点进住舱,再发邮件讨论技术细节,一般要折腾到3点才睡觉,早上6点半又起床。那段日子非常难熬。”

电吹风吹热手指继续干活

南极冰盖是冷中的冷,冷得看不到任何生物的存在。宫雪非给记者看了张他的照片,整个人包裹得像个圣诞老人,嘴边都是白花花的一层冰,“我们每哈一口气,嘴边就会漫起一层白冰,久而久之,就成白胡子圣诞老人了。”

南极内陆的气温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宫雪非说,其实和我国东北的冬天气温差不多,零下20℃左右,而冰穹A要更冷一些,达到零下40℃。除了低温,气候也很干燥,每个人的脸都是干裂的,“冰盖上天气这么差,队员就只能睡在集装箱里,里面用油汀取暖。假如实在要出门,有经验的老队员会告诉你:千万别超过半个小时。在发电舱里面弄螺丝,手套脱下来转动螺帽,手立刻就冻得麻木,结果,大家把手放在油汀里焐焐或者用电吹风吹吹,等有温度了,再继续干活。”

发电舱重新开始运行后,架设在南极冰穹A上的望远镜“中国星”又重新恢复了活力,6台望远镜再次“睁开眼睛”仰望星空。宫雪非告诉记者,他回到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打开邮件,得到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所有的望远镜都开始进行调试、拍照。除了让望远镜重新工作,宫雪非根据任务,还为冰穹A的天文观测站增加了不少新的“家族成员”,一台天光云量仪——主要是监测天空背景和云量,一台天光光谱仪,为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建地球上最好的天文站选址获取参数。

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冰穹A上又增加了5台无线摄像头,加上去年安装的4台,冰穹A上一共有9台无线摄像头。如果读者有兴趣还可以登录中国南极天文中心和天光所的网站,直接连线摄像头,享受冰穹A上望远镜仰望星空的“现场直播”。

冰穹A·生活

同事戏说来了宫矿主

因为太脏太黑,他成“宫矿主”

宫雪非还有一个外号——“宫矿主”。这个典故源于宫雪非修理发电舱。当队员们发现发电舱内困难重重时,都自发地跑过来帮助他。当时内陆队首席机械师崔鹏惠给提了个建议,先用航空煤油把发电舱内擦一遍。1米多高的狭小空间里,宫雪非和来帮忙的队员跪着、趴着、撅着,衣服想避开油污也不可能。接着又一脸黑灰地到生活舱吃饭,引起一阵惊呼:冰穹A发现了个“昆仑煤矿”,宫矿主还雇了工人。

“有位藏族医生叫次旦罗布,是我们的队友,他看我很郁闷,就主动过来帮我检查仪器,二话没说钻进发电舱里去了,里面脏死了,结果他进去检查了一会儿,脸上手上就全是黑的。”宫雪非说,那一瞬间,自己的心弦忽然被拨动了一下,几乎想掉泪。

20多天住“百味宿舍”

对于南极科考员来说,雪龙船上天堂,中山考察站是人间,冰穹A上则是炼狱。这一次,宫雪非算是体会到了。“我们睡的是集装箱,10多平米挤了9个人。”“房间内没有办法通风,20多天下来,宿舍里的味道可想而知了。饮用水都要靠雪化开。所以不要说洗澡了,大家烧着喝的水都要

省着用。大家干完活身上都脏兮兮、臭烘烘的。20多天不洗澡不洗头,好多人都笑称我们住的是‘百味宿舍’。”宫雪非告诉记者,极昼没有黑夜怎么睡?“把窗子上的板一拉就黑了。”他说,“我们看着昆仑站一天天建起来,在回到中山站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去排队洗澡,人人都臭得不行了。”

“海豹警告我别惹它”

在南极冰穹A上工作,队员们要承受严峻的心理考验——全是刺眼的白天,除夕夜都是白天。宫雪非给记者看了两张他走之前和在南极的照片,没去南极之前的宫雪非是名细皮嫩肉的科研人,而到了冰穹A上,宫雪非和其他队员一样,整个人都是黑黑的,如同一个矿工,这来自于阳光强劲的照射。

“有苦日子也有很愉快的记忆,我们在去冰穹A的路上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只飞翔贼鸥,真令人兴奋。要知道进入内陆,就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了。”

在从南极拍回来的大量照片中,记者看到,宫雪非和队员靠近一只正仰着肚皮晒太阳的海豹,海豹也转过头去看看他们。“这是我从冰穹A回来,在中山站拍的,海豹很悠闲,但还是很凶,因为它们才是南极的主人,只要你靠近它,它鼻子里就会呼出白花花的粗气警告你。”



刚刚完成检修任务的宫雪非 昆仑 摄